

## 旁觀者清的異常戀愛（嚴重斯德哥爾摩症候群 版本）

鷹司秀的家爆炸了。

對他懷有怨恨的男子，開車沖進了家裡，就此起火了。

這是因鷹司秀主導的項目，而破產的公司原社長的復仇。

全力撞向玄關的車子，當場爆炸起火。

剛回家沒多久的鷹司秀，因手腳的複雜性骨折和燒傷，陷入了昏迷不醒的重傷狀態。

在這時，有個女人趁機逃跑了。

她是被鷹司秀單方面一見鍾情，長期監禁著的女性。

她在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的情況下，想也沒想就從因衝擊而倒塌的牆壁之間逃了出來。

身上只穿著跟內衣沒分別的衣物，雙腳赤裸。

她拼命地在郊外小森林裡的細長夜路上奔跑，但這場逃亡劇卻在一瞬間就結束了。

鷹司集團沒可能會就此放過鷹司秀所監禁著的「愛妻」。

在逃出森林前，她就被穿著黑色衣服的男人們輕易抓住了。

雖然知道她是被鷹司集團的繼承人所珍視著的女人，但是和鷹司秀相比，他們對待女人的態度很是粗暴。

事到如今，女人終於明白了「自己恐怕一輩子都逃不出鷹司秀準備的牢籠」這一事實。

畢竟，作為鷹司集團的繼承人——鷹司秀的備用品而被撫養長大的次子，是如此向她說明的。

不可能讓已經以假屍體的形式消失在社會的女人回到表面社會裡。

要是本應已經死掉的她回到世間訴說至今為止發生的事的話，就算是鷹司家也會落入很糟糕的情況。

「對我來說，要是哥哥死掉的話，那將你也埋進同一個墳墓就好了。這樣做的風險會更小，而且哥哥也一定會很高興。但是啊，他在遺書上寫著：假如自己有什麼三長兩短的話，一定要託人好好照顧你，讓你生活在自由自在的環境中。所以你就放心在哥哥身旁撒嬌吧」

穿著整齊西裝的青年如此說完後，便把女人帶進了鷹司秀的病房裡。

病房非常廣闊，也理所當然地準備了給女人的床和衣服。

「出入口處有警衛，而且浴室和洗手間以外的地方都有監控攝像頭。你看，這裡和那裡」

在他手指指向的地方，為了避免產生死角而設置的攝像頭吊在了天花板上。

要是女人做出了什麼事的話，警衛便能馬上透過攝像頭了解情況。過來壓制住她。

「如果你想要什麼東西的話，用掛在牆上的電話聯絡秘書就行了。那麼再見了，嫂子」

鷹司弟弟說完該說的話後便快步離去了。

因為集團繼承人突然陷入了意識不明的重傷狀態，所以作為備用品的他也變得忙碌起來了。

女人和鷹司秀單獨兩人留在房間裡，只有醫療機器的電子鈴聲在迴響。

聽說，雖然狀況已經穩定下來了，但還不能輕心大意。

女人目不轉睛地盯著男人纏滿繃帶的臉。

這也許是她第一次看到男人如此毫無防備地睡覺的模樣。

女人平日所看到的鷹司秀總是充滿活力。況且，基本上當他入睡的時候，女人早已如同昏厥一般地失去意識了。

事到如今，她才覺得這男人「長得真好看啊」。

如果只盯著鷹司秀奇蹟般幾乎沒有受傷的臉的話，會覺得他根本只是睡著了。

——如果能更普通地相遇的話，我跟他會發展成怎麼樣的關係呢。

關於兩人的「初次見面」，我已經熟悉到厭煩的程度了。

坐在車上的鷹司秀偶然發現了正準備去上班的我。

簡直就像天災一樣蠻不講理。

而且，假如他當場就朝我搭話、

又或者是在常識性的範圍內接近我的話，我會難以拒絕這個條件絕好的男人吧。

漫長的監禁生活早已讓我明白了，只要接受了他的心意，他就只是個愛情深厚的男人而已。

又或是說，女人只能透過如此的思考方式來守護自己的內心。

正因如此，她才會在心中栽培從一開始就不存在的可能性，幻想著更美好的邂逅。

鷹司秀的眼臉顫動著。

當女人屏住呼吸注視他的時候，意識朦朧的鷹司秀毫不猶豫地將視線投向了她的。

沙啞、低沉且甘甜的聲音在病房裡迴響。

「.....啊啊，太好了。你沒事呢」

滿身瘡痍的男人的話語，令女人放聲大哭。

一起來就看到「愛妻」開始嚎啕大哭的鷹司秀也慌了手脚。

「怎、怎麼了。果然還是受傷了嗎？沒事的，我們這邊的醫生技術優秀，很快就能把你治好哦。.....護士鈴在哪裡？...唔、好痛.....這是怎麼一回事啊，全身上下都好痛。啊啊，沒事，不用擔心。我沒事的，所以先把醫生.....真讓人困擾啊，現在的我連為你擦拭眼淚也做不到」

連女人自己也不太清楚，自己臉頰上流淌著的眼淚是為何而流。

直到察覺到騷動的黑衣男子們窺看房間為止，女人一直在不停地哭泣。



鷹司秀的生命力非常驚人。

他的生命曾危在旦夕，卻能在接受治療後不久便完全康復。

雖然他身上留下了燒傷的痕迹，但是斷掉的骨頭已經順利接回來了。

對於他那強大的恢復力，醫生也不禁瞪大了眼睛。

據鷹司秀所說，之所以康復得那麼快，是因為不想讓愛妻擔心。但是被如此稱呼的女人卻搖頭否定了。

不管女人說了多少次自己沒有在擔心也好，鷹司秀還是用笑容帶過去了。

女人的嚎啕大哭，在鷹司秀的心裡被理解為對自己的愛。

「之後好像只剩下復康訓練了。這次要在哪裡蓋房子好呢.....雖然也可以按照父親的指示回老家住，但果然還是兩人一起同居更好啊。不過，我暫時做不了家務。所以得叫傭人過來啊.....」

討厭有陌生人過來。

鷹司秀以外的人，全都認為我是他的附屬品。

與其讓我想起這悲慘的境遇，還不如兩個人一起生活。

至少，鷹司秀不會讓我想起如此淒慘的情景。

「那麼想回家嗎？.....呼呼，好啊。如果你想的話，我們就趕快回家吧。我也快忍受不了別人盯著你看的目的了。那，抱歉哦..... 雖然暫時會在家務事上給你添麻煩，但我會儘快康復的」

正如鷹司秀所說的那樣，他和愛妻在得到醫生的出院許可後，便早早住進了建立新居之前的臨時住所裡。

復康訓練期間也發生了各種各樣的事情。

在這時，任誰都無法想像之後會出現攻受逆轉的情況...不過這又是另一回事了。